故事梗概：

可见本不可见之物，必是另一世界的守护者赋予的选择和责任，聂川习惯了阳光下的行走者和黑暗中的彳亍之灵。把哽咽在心头无法说出的话转达，把未放下的点缀成荼蘼铺满晚霞绽放的道路。路的尽头，总有新的期待存在。  
 算命先生指着安子奉的右眼道，此为你命中一劫，前通往生，光与影共存。安子奉勾勾嘴角，阳光透过缝隙洒在窄小的街道上。掉链的自行车与聒噪的蝉鸣成就了一段相遇。

这是两个少年不同命运的交汇，在生的尽头和亡的伊始里牵扯出一段又一段动人的扉页。

# 和你一起走过

------作者 千国（笔名）

张双俐

**第一章 是夜**

爷爷告诉聂川，每个人来到这世上都身负着使命。或当医生救死扶伤，或做老师扶植桃李，或为君主维持秩序，或是农民插苗培秧。你的双眼可见本不可见之物，是另一世界守护之人的选择与责任的托付，总有一天，总有那么一天······  
　　聂仕海抚摸过聂川的双眼，老茧磨得皮肤生疼，可却魔力般地让人安心。  
　　“一东一西垄头水，一聚一散天边霞。一来一去道上客，一颠一倒池中麻。既遇之，则安之。”  
　　火车隆隆地碾过，在夜里惊不起梦境的一丝波澜。  
　　“爷爷，我想去看看大海。西城的风很大，就是靠海的缘故吧。”聂仕海在夕阳下摇着藤椅，在岁月里逐渐腐朽的檀木吱呀响起：“你奶奶也想看海，可是终究就那么去了，也好，你去替她看看罢。”聂仕海眯起眼，自己就是一片枯竭的海呀。“小川，香蓉在我旁边吗？”“嗯，奶奶在你后面摇着椅子呢。”“这样啊。”聂仕海看着晚霞浸没的天际笑着道：“辛苦你了啊，香蓉。”  
　　聂川无数次地幻想自己踏足远方的情形，爷爷佝偻的身形在山峦尽头隐下去，直到只剩下一个眺望的眼神，一条不再清晰的黑线。当离别来得如此匆忙，所谓的挥手和再见也浓缩成了短暂的一瞥。聂仕海嘴角的皱纹缓缓徜徉：“香蓉啊，要看孙子，你还得陪我到寒假呢。”  
　　  
　　安子奉从大宅里搬出来的时候，安骏扔给他一把钥匙：“家还是家，随时欢迎回来。”安子奉勾起嘴角：“只要爸爸每年记得去肖彤坟前上香就行，小黑我带走了。”小黑是陪了肖彤十五年的大白熊犬，正因为全身白猫，安子奉才取了小黑这一名字。小黑是不是还惦记着肖彤游离的身影呢？  
　　安子奉早上五点就被肖水的电话给吵醒了。叮叮咚咚，女人真是麻烦死了。安子奉冷着一张脸趴在自行车上，肖水把遮阳镜取下插在领口：“早起的感觉怎么样？”“困。”“吃早餐的感觉怎么样？”“困。”“在校门口不被堵的感觉怎么样？”“困。”“得了，这不是开学第一天不让你迟到吗？走啦，带你去报道。”  
　　  
　　“一个人住要小心点，晚上要锁好门，不要总是点外卖，衣服要勤洗，实在不行，叫个钟点工或保姆什么的也行”  
　　“嗯。”  
　　“不要饿着小黑，小黑年纪大了，有问题记得去找医生。”  
　　“嗯。”  
　　“还有，多交一些朋友，高中的友谊很珍贵的。”  
　　“嗯。”  
　　“还有，多说一些话，老感觉我自己在磨叽。”  
　　“嗯。”  
　　  
　　聂川觉得挤公车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刹车声响起的那一刻，就是青年靓女大妈大爷竞争的时刻，大妈菜篮子一横，率先登上宝座，大爷拐杖也一横，吹胡子瞪眼抢了座位，青年靓女前一刻还对着手机屏幕傻笑，下一刻就满脸狰狞地朝着小小的公车入口挤进去。聂川是被推进去的。一米八的身高让聂川不用和大家抢着拉吊环。聂川觉得车里很闷，不过幸好还是进来了，可是胸口很不舒服，有种想吐的冲动。抬头看看站台，还有十一站，一站就算两分钟也要二十二分钟。  
　　爷爷说，在车上想吐的话不要老想着自己想吐的事情，想一些其它事情或者睡觉会让自己好受一些。小的时候还有一个同学告诉聂川，想要在车上不吐的话，有两种超顶用的方法，一种是吃得超级饱，另一种是什么也别吃。聂川此刻空着一个肚子，但是还是觉得闷得慌，头也晕起来。果然是遗传啊，外婆晕车，妈妈晕车，我也晕车。聂川就琢磨起来，该想些什么来转移注意力呢。  
　　聂川坐公交是要去参加安子奉的生日宴会，在西城东部靠海的一个酒店里。王子楠告诉他在那个酒店里透过窗户就能看见海，那片海湾是安子奉的爸爸买下来供酒店的客人游玩之用的，平时没有对外开放。刚来西城的时候，聂川就搜索过哪里可以看见海，可是大部分的地方都被各种各样的公司企业买下来了，有一次爸爸的朋友邀请他们去玩，聂川得以从山脚看见海的一隅，当时是白天，阳光很强烈。那片海没有沙滩，只是在山脚下，海水是深蓝色的，抨击着黢黑的岩石，“彭”地一声向四周溅开。而这次去能看见的海，有沙滩，可以捡贝壳。想着心中就充满期待。那么，幻想一下酒店的模样，估计也能好过一点。  
　　  
　　王一楠看着被上层名流们拥着的安子奉，西装革履，刘海遮着眼睑，靠着桌子轻轻晃着手中的香槟杯。真不相信这是自己的同学。王一楠和班上的同学扎在一起，来的同学挺多的，全都穿着礼服，班花苏世玲化了精致的妆，看起来挺像一个明星的。她的妈妈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星，如今嫁给了一个富豪，就再也不出现在荧幕上了。王一楠又朝被保安圈住的门口望了望，聂川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这小子，不会不来了吧，不是说好要来看海吗。王一楠一口喝完杯中的酒，再一转头，发现安子奉也不见了。  
　　安子奉趁着安骏交谈的工夫把酒杯放在侍者的托盘上，扯扯领带离开了会场。  
　　喜欢在夏天的晚上穿着短衣短裤光着脚板在沙滩上行走的感觉，海风咸咸的，要是有汽艇的话，还可以开到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可是这里没有灯塔，是多久之前呢，和肖彤、安骏一起坐着游轮在大海深处遇见了孤傲的一座灯塔，暖暖的光芒像夜里的星辰一样，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那曾经陪自己晒月光的女人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永远地不见了。  
　　耳机里播放着自己刚出的新歌。  
　　  
　　我想让弦月就这么挂着  
　　我想让繁星就这么亮着  
　　或许你  
　　或许我  
　　谁会去想从今的以后呢  
　　谁会去想尽头的不朽呢  
　　恰似你  
　　恰似我  
　　  
　　慢慢哼着，抬头却遇上了满天的星光。要是她在就好了······  
　　  
　　聂川因为忘记带请柬，也没带身份证件，手机里也没有同学的号码，就这么硬生生地被保安拦在了酒店外面。  
　　这个酒店像一头狮子一样盘踞着，浑身上下散发着金色的光芒。酒店前面的十根柱梁雕刻着漆满金光的龙凤，酒店前面还有一圈铁栅栏围着，夏季的青藤缠绕着栏杆，各色花开得如火如荼。这后面真的有海吗？聂川踮起脚尖望了望，只能看见五彩斑斓的灯光。  
　　“大哥，这酒店后面真的有海吗？”聂川问一脸严肃站在门口的一个警卫。  
　　“嗯。”  
　　“也有沙滩咯？”  
　　“嗯。”  
　　“夏天的晚上会涨潮吗？”  
　　“嗯。”  
　　“是不是可以望见海平线啊？”  
　　“嗯。”  
　　“海水是深蓝色的吗？”  
　　警卫抬眼瞥了聂川一眼，心里暗道：这小伙子连礼服都没穿，问这么低级的问题，怎么会受到邀请呢。  
　　“对不起，那我告辞了。”走了几步，聂川转身道：“那等一下看见安公子麻烦让他转告一个叫王一楠的同学说聂川来过。”警卫又瞥了他一眼。聂川咧开嘴笑起来：“我叫聂川，让安公子转告王一楠，记住了。”  
　　  
　　酒店的铁栅栏在南北两侧绕了个半弧向内延伸。两边是树丛。那么，绕过这里是不是可以进到里面呢。从正门走了一个小时才到北侧，树林很茂盛，枝桠胡乱纠缠着，估计平时没有人来特意修剪。这里离酒店设宴的地方已经很远了，周围一片寂静，夏夜里的演奏家们在草丛里自由地吟唱着。  
　　聂川庆幸自己穿的是长的休闲裤，至少腿不会受到多大伤害。草很茂盛，聂川捡了一根树枝拨开草丛往前走着，借着手机的光，不时有□□从脚尖跳过。  
　　  
　　安子奉沿着海岸线走着，边走边跟着耳机里的音乐声哼唱着。前方是酒店周围的树林了。安子奉找了一张沙滩椅躺下，看着头顶的星空。这就是自己的生日吗？第一个少了她祝福的生日，她会在天上看着的吧。切，看不看有什么关系！  
　　“沙沙、沙沙”一个身影从树丛里跳了出来，然后朝这边飞快地跑了过来。安子奉跳下椅子，张开双手拦住对方：“站住！什么人？”  
　　“啊？！”聂川回头望了望，抓住少年的手一起跑了起来：“快跑，有蛇在追我！”

**第二章 落花人独立（上）**

王一楠是聂川的同桌，由于他是直接从初中部升上来的，所以在年级和班上都有许多认识的人。第一天看着身旁的男生，王一楠觉得只能用“清新”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头发在男生中略显得长了，刘海遮住了前额，眼神总是淡淡地瞟着窗外。晚自习只有住校生才上，每天下午下课后，王一楠都抱着篮球和其他朋友一起在操场上拼搏。偶尔瞥见聂川夹着一本书从操场上方经过，聂川会远远地朝他挥一挥手，然后转身离开。  
　　和王一楠一起打篮球的还有安子奉。下午的校门会有很多记者蹲点，美其名曰记录安子奉的学习生活日常。保安在四周拉上了警戒线，只留一条通道给要回家的同学。有一次安子奉和他高二的表姐肖水一起回家，竟被一家报社打出了“携手女朋友”的标签。这家报社就此倒闭了。之后的记者安分不少，安子奉从那以后每天都在学校上了晚自习，晚上九点半下课后再骑着单车回家。  
　　安子奉浑身都散发着不要靠近我的冷漠气息，总是一个人戴着耳机默默地从各班走廊经过。王一楠的那伙哥们儿在某天放学后邀请安子奉去打篮球，当时安子奉正在看台上玩手机，穿着一件无袖衬衫，不知道做了什么运动浑身都是汗。他抬起头，一双眼睛就像狐狸一样打量了一下前方的一群人，随即放下手机加入了他们的战场。王一楠没有叫过聂川，他觉得聂川从骨子里透露着不适合打篮球这项运动的讯息，尽管他长得挺高的。多数时候，聂川的放学时间是在课桌上趴着度过的。  
　　那时  
　　  
　　开学之初，聂川和安子奉都填报了物理课代表，老师最后选择了初三就获得了物理竞赛国奖的安子奉。班主任很抱歉地让聂川不要难过，聂川笑着摇了摇头，向身边的安子奉伸出手笑着说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夕阳染红了少年身后的窗台，夏末的蝉还在不停地嘶鸣着，风把少年的发梢拂起又轻轻地放下。安子奉伸出手，轻碰了一下对方的指尖。  
　　  
　　前方的光亮渐渐刺眼，安子奉用力扯住拉着自己的布满污泥的手停住了脚步，两个人手撑着膝盖弯下腰开始大口喘气。安子奉抬眼看了一下突然出现的这个人，白色的短袖前面粘上的厚厚一层泥土已经干了，灰色的休闲裤上、脸上、手臂上也全是泥。  
　　“呼、呼······”安子奉抬腿踢了对方的膝盖一脚，对方毫无防备地跪下，安子奉趁势右手把对方的左手反扣在背后，左手按着对方的脸抵在地上，冷声问道：“你是谁？”  
　　聂川觉得嘴里全是沙，费劲地扭过头看了看按住自己的少年。“你是安子奉同学吗？我是聂川。”  
　　  
　　透过窗户真的可以看见有沙滩的海，海平面看不见边际，还未见海平线，平静的海面便被黑夜吞噬了。“原来，刚才在沙滩上啊。”聂川抬头，满天星辰像梦一样闯入了眼睛。  
　　“你怎么会从那里进来？”安子奉给聂川递过来一杯咖啡。  
　　“哦，谢谢。我忘带请柬了，被保安拦在了外面。”聂川接过咖啡，礼貌地点了点头。  
　　“你可以打电话呀。”  
　　“手机里面没有存同学的号码。”  
　　“所以，就选择偷偷摸摸地潜入？”瞥见安子奉挑眉，聂川笑道：“你别误会，我只是听说酒店后面可以看见海，所以想着经过那片树林说不定也能看见海，谁知道脚一滑跌了一跤压着了一条蛇，它嘴巴张的好大，我就赶忙往前跑啊，误打误撞，那里没有栅栏，我就进来了。”聂川望着海平面，就连叙述这个惊险的经历也给人安静的感觉。安子奉透过热咖啡朦胧的水汽看见身边的少年勾起的嘴角，也不觉翘起好看的弧度：“看海呐~~~”  
　　“嗯。”聂川转过头，对上安子奉来不及收回的笑意：“不过，你刚才踢得真疼，手也感觉快要脱臼了。”安子奉转转手中的杯子，昂昂下巴：“一起下去看海，怎么样？”  
　　  
　　海风吹着聂川身上宽松的衬衫，安子奉比聂川还要高出半个头，衣服也略大些，不过这样与风纠缠在一起的感觉，像是灵魂浮到了空中一样飘渺。光着脚丫沿着沙滩散步，一不小心就会踩到被海潮冲到岸上的贝壳。  
　　安子奉弯腰在沙里掏了一下，意料之中探索到了宝贝。   
　　“喂。”  
　　“嗯？”聂川回过头，猝不及防地碰上了安子奉伸到耳边的手。  
　　“不要动，你听。”安子奉的食指放在唇上，嘴边勾勒着完美的弧度。  
　　像是看见了从未见过的海鸥掠过海面，一群一群，翅膀划过浪尖，刺眼的阳光渲染了海面上的世界，泛着粼粼的波光。风在海面肆意奔腾着，要在这个夏天里一层一层褪去燥热的外壳，要向着名为岸的地方奔去，一股又一股。  
　　“是海螺吗？我可以看看吗？”  
　　安子奉摊开手掌，掌心是一枚蓝色的海螺。“好漂亮。”聂川小心翼翼地拿起来，“刚才听见的海浪声就是它最美的记忆了。”  
　　“这只是一种空气的共振而已。”安子奉看着俯身继续在沙里搜索着的聂川，自己缓慢地向前走去。“这种共振就是它的记忆，于它而言最美的。”安子奉踢了踢一个贝壳，踢进了海水里。聂川觉得指尖碰到了一个尖尖的东西，掏出来，又是一个海螺。放在耳边，这次的海浪更为宁静，没有热烈的阳光，只有清冷的月光。  
　　“你······”  
　　什么也不能说了，这种感觉，像是冷冬把骨头浸在了雪里，一碰就想连心脏也一起死去般。女人侧身贴在少年身后，黑色的长发眷恋地贴着红色的长裙，偏过头，月牙般的眼睛看着聂川。  
　　“什么？”少年转过身向后退去。  
　　聂川埋下头，压抑着自己的声音镇定地说：“你再找一个海螺吧。”  
　　“什么呀。”  
　　  
　　聂川说想要找一下王一楠，安子奉陪他再次回到了宴会中。  
　　王一楠看着聂川和安子奉一起以休闲装出现在自己面前，不由得惊讶道：“你们怎么这样出现啦？”聂川不好意思地笑着回答：“说来话长，以后讲给你听。”一位侍者经过身旁，聂川从托盘上拿过两杯酒，递过一杯给安子奉：“差点忘了。祝你生日快乐。”  
　　  
　　王一楠带着聂川和安子奉去和几个高中同学打了招呼。“我怎么觉得我像个主人似的？”王一楠揶揄道。聂川笑着拍拍他的肩膀：“有劳了。”五光十色的喷泉旁边成双成对的华尔兹上演了。苏世玲提着裙子走到安子奉面前：“子奉同学，你好，能和我一起跳一支舞吗？”安子奉把酒杯放在侍者的托盘里，双手插在口袋里拒绝到：“我穿的不合适，你找别人吧。”  
　　苏世玲腼腆地莞尔一笑：“没关系。子奉，生日快乐。”  
　　桃色的眼角会不时挑起对上聂川清冷的目光，女人微微颔首，手指拨弄着垂在胸前的长发。“我想让弦月就这么挂着，我想让繁星就这么亮着，或许你，或许我······”女人嘴角浸着笑意，时不时模糊在穿梭的人群中。  
　　安子奉不喜欢这样金钱和欲望混杂的场合，所有亲近安骏的人不是想高攀，就是心怀不轨。而当事人却揽着可爱的情人，在众人面前戴上虚伪的面具温文儒雅。生日宴会也只是一场浮云而已。安子奉和聂川一起坐在一张角落的沙发里，王一楠和他的其他哥们儿又和一群女生扎在了一起。  
　　安子奉见过安静的人，但是像聂川这样一句话也不说，一脸严肃观望着人群的人还是第一次遇见。听着手机中新专辑的Demo，不时拿着纸和笔改着调子。十二首歌都听完了，转头看旁边的聂川，刘海遮住的眼睛还是静静地注视着热闹的人群。  
　　看了一下手机的时间，安子奉起身打算去准备自己的事情了。想到什么，弯腰戳了戳聂川的肩膀，遇到聂川扫过来的慵懒眼神。本想着让他先去休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还有最后一个节目了，我的，你一定要坚持看完。”“哦~~”看那个女人在那边安静地哼唱了那么久确实挺累的。  
　　安子奉突然扯出一个笑脸，鸭舌帽往头上一扣，两手插在裤袋里转身离开了。  
　　据说，穿着红衣服的灵有很深的怨念，这个灵的怨，会有多深呢？  
　　安骏一早就派手下拦住了所有的媒体，管家秦叔一直奔忙于会场的接待和紧急处理，直到最后环节才得以休息片刻。秦叔自安骏父亲创业起就料理着安家里里外外，如今已年过六旬，送走了安骏的父亲，又送走了安骏的妻子肖彤，心中真不希望这个家再出什么变故，所以一心只想着要好好照顾好这家人。  
　　安子奉要上台了，秦叔上前微微鞠躬，连笑起来的皱纹都充满慈爱的味道：“十六岁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已经成年了。生日快乐，子奉少爷。”“秦叔，辛苦了。”安子奉从裤包里掏出一盒包装精致的香烟：“这个牌子没有尝过吧，看看喜不喜欢。”秦叔接过来仔细看了看：“还是少爷最懂我了。少爷还是快快上台吧，不要让大家久等。”“嗯，知道啦。”  
　　安子奉把自己修改过的曲谱发给了K哥带领的乐队，K哥摘下耳机把谱子和之前的对了对，向着台上的安子奉比了一个OK的手势。台下无论是绅士还是大家闺秀，都期待着安子奉的新歌献唱。没有镁光灯，没有五花八门的采访，能够拒绝掉所有的记者而不得罪媒体的庄家，在西城恐怕只有安骏了。  
　　“谢谢大家来我的生日宴会，我把我最新专辑的曲目首先献唱给来参加本次宴会的长辈和晚辈。OK,Start！”  
　　当一个人沉浸在自己所喜爱的事情中时是毫无拘束的。就像在台上唱着Rap，念着绕口的英文歌词，跳着热烈的舞蹈的安子奉一样。人本就是一个多面体，哪一面对着观众，取决于所处的环境。  
　　女人来到了聂川身旁坐下，静静看着台上的表演者。  
　　“你是子奉的同学吧。”不是疑问句，冰雪覆盖般的寒冷让周围的空气凝结在一起，包裹住□□裸的皮肤。  
　　每一个不肯往渡的灵都有未尽的愿，或深或浅。曾经有一个旅人告诉小小的聂川：你的一脚踏在地底的三川，而另一脚踩实了黝黑的土壤，你遇见生而不为生，你遇见亡而不是亡。  
　　女人在笑，那笑里没有嫉妒，没有愤恨，却似一朵温润的莲花在池塘里娇艳而害羞。她跟着音乐的节奏再次哼唱起来：  
　　  
　　若什么都放在手心最好  
　　是不是拉住岁月的弹弓也不会崩掉  
　　要不是说再见却再也见不到  
　　我一定仔仔细细地闹  
　　直到听见你在那头也会清晰地笑  
　　  
　　“真怀念啊。”透明的泪珠划过苍白的脸颊然后消失不见，“这是子奉的爷爷去世的时候他写的词，当时老是找不到好的调子。真好听呐·······”  
　　“你是安子奉的妈妈？”聂川撇撇头问道。“嗯！”女人高兴地含泪笑起来：“总觉得应该是能和你谈话的，可是你刚才看我的眼神，挺可怕的。”女人说罢，再次温柔地笑起来，“子奉今天十六岁了，安骏给了他一个很棒的Party,但却没能温暖他的心。这对倔强的父子······”又有液体轻轻飘起，然后隐没不见。  
　　想到这是安子奉的妈妈，聂川对台上深情款款演唱的安子奉升起一股怜悯之情。安子奉睁开紧闭的眼，目光经过角落，与聂川深邃的眸子轻轻擦过。  
　　“阿姨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聂川放松身体，在无人注目的角落和女子交谈起来。   
　　“那有劳了，谢谢。”

**第三章 落花人独立（下）**

“妈妈，你看，我写给爷爷的。”十岁的安子奉把手中的纸张在肖彤的办公桌上摊开。肖彤放下手中的工作，把安子奉抱到自己的大腿上，柔声朗读起来。  
　　“  
　　若什么都放在手心最好  
　　是不是拉住岁月的弹弓也不会崩掉  
　　要不是说再见却再也见不到  
　　我一定仔仔细细地闹  
　　直到听见你在那头也会清晰地笑  
　　  
　　若你的笑像泡沫一样消失了  
　　我也不打算无厘头地去寻找  
　　泡沫总有碎掉的一天  
　　谎言和誓言在说过以后  
　　未完成的我也一定权当作思念  
　　陪着我好好地睡一觉  
　　也许到天明就好  
　　  
　　爷爷听见了，会说什么呢？”肖彤刮刮安子奉的鼻子俏皮地问道。“嗯······”安子奉的眉头凑到一起，学着爷爷苍老的声音颤巍巍地说道：“爷爷会说，子奉啊，唱给爷爷听吧~~~”“哈哈~~~”  
　　  
　　宴会散场，无法赶回学校的同学，秦叔都在酒店安排了住宿，并且明天一早有专车送到学校。在会场不见聂川，问过秦叔，原来一早就回安排好的房间休息了。是啊，他本来就很疲倦了，没看到最后也不能怪他。这样想着，安子奉也打算洗一个澡好好休息。可是，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吗，他好像连礼物都没有给我准备。算了，他又不是我什么人，只是同学而已。  
　　洗完澡，安子奉靠着窗户看外边的夜海。酒店的灯光打在海面上，微微漾着的波浪显得宁静而安详。  
　　“谎言和誓言在说过以后，未完成的我也一定权当作思念······”  
　　明显感觉到安子奉的身体颤抖了一下，肖彤开口轻轻叫了声：“子奉。”  
　　  
　　安子奉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觉，害怕，还是感动。不想扭过头，怕这熟悉的声音毫无防备地不见了，可是冲动又是如此地强烈，硬拉扯着僵硬的脖子，饱含泪水地转动起来。  
　　“妈、妈。”安子奉转过身，看着眼前微笑的女人，穿的是她最爱的裙子，脸上的妆容和那具曾经被灼烧的身体一模一样。  
　　“对不起呢，就知道会吓到你的。”泪珠再次不受控制，涌出又消失，“怎么办？好高兴。好高兴又能和子奉说话。”肖彤像个孩子似的揉着眼睛。  
　　安子奉紧紧拽着拳头，指甲嵌得掌心生疼。  
　　“不会的，不会的。这是梦吧。肖彤早死了。她早就死掉了······”为什么声音会发抖？为什么想要去拥抱这不真实的幻象？直到身体被寒冷拥着，感受到长长的发丝垂在手臂上，苍白的脸庞挨着自己湿润的面颊，安子奉抱住眼前熟悉的人儿，再次叫了声：“妈妈。”  
　　“我就知道安骏在骗我，你不是好好地在这里吗？他非要说你已经死了。我知道了，熔炉里面的不是你，是一个替身吧。什么时候······大家开始在我面前演戏了？”  
　　“子奉不要怕，妈妈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哦。有好多话想告诉你。”肖彤抚摸着少年的背脊，不觉感叹岁月真是最无情之物了。  
　　“什么只有一个晚上了？妈妈你不是好好地在这儿吗？”  
　　感到抱着自己的手加紧了力道，肖彤笑着笑着，把泪水挡在了眼眶里。“十六岁的子奉是一个大人了。妈妈想在走之前，把安骏好好地托付给你。子奉，好好照顾爸爸。”  
　　没有听到回答，肖彤深呼吸一口气，化作一道烟雾退到了沙发后面。安子奉的泪水挂在眼角，一切就像慢动作播放一样，缓缓慢慢放下滞空的双手，苍白的嘴唇拉扯出一个释然的笑容，望着站在不远处面带悲伤的女人。  
　　“既然只有一个晚上，为什么一定要牵扯出那个恶心的男人！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了，难道眼睁睁看着自己爱的人拥着别人入睡，比孤单更欣慰！难道人死后真的可以做到这般地大度？！这不像你，肖彤。”细长的眉眼透着深深的绝望和冰冷。  
　　肖彤微微一怔：“那个女人是叫伊蓝吧。”轻轻用手梳着自己长长的卷发，肖彤再次温柔地笑起来：“有好几次，我从角落里望着那张因为安骏而憔悴的面孔，安骏生病了她会着急，安骏喝醉了她会为他煮醒酒的东西，安骏呼唤我的时候她会代替我出现，安骏欺骗她的时候她会笑着原谅。我就在想啊，这是不是代替我守护在安骏旁边的天使呢？要是子奉能接受她就好了。”  
　　“若想着有那么一大笔财富等着她，没有谁不会心动。”安子奉把手插进口袋，倔强的脸庞透出毫不妥协的坚毅。  
　　“那么子奉，你相信我摸过她的心脏吗？”摊开掌心，一颗鲜红的跳动的心脏在手心中向外喷涌着鲜血，看着儿子那僵硬且略带惊恐的表情，肖彤放大了自己的笑容，“安骏不爱她，她只不过是他饭局上顾客而已。但我想让安骏爱她，像当初爱我一样。伊蓝付出太多了，得不到回应的爱是痛苦的，爱上一个身披千华的人是需要勇气的。我从她的心脏里嗅到了像我爱着安骏一样的气息。她······”  
　　“不要说了。爱是什么？爱是不去挽留离家的儿子？爱是每天工作到凌晨两点回家？爱是从不出现在家里的饭桌上？爱是·······就算失去也能找到替身补上，就像现在睡在安骏身旁的女人一样？！”安子奉戏谑地说着，十六岁的脸庞在灯光中透着凛冽的锋芒。看着女人怔忡的表情，安子奉觉得自己取得了胜利。  
　　“不是的不是的。我知道我病得很厉害。我······头痛得很厉害。我想让安骏和子奉记住我最美的样子。我不敢去照镜子。不过是三天而已，可是任何人的话语都像尖叫一样要挤爆我的大脑。我不敢出门，把自己裹在浴室里。我让安骏把厨房的门锁起来，我怕我会握着刀把扰人的声音切成碎片。可是浴室里有镜子，镜子里的女人在笑，她想伸出手来把我的头击碎。我不要这样，我要睡觉。如果我永远地睡了，或许、就、就不会再害怕了。”  
　　手中的心脏像水蒸气一样透明、升腾，接着消失不见。肖彤全身颤抖着，骨骼分明的手指拽着沙发，美丽的脸庞突然间扭曲起来。安子奉跑过去抱住肖彤：“妈妈，不要怕。子奉在这里，一直在这里。”  
　　就像所有的惊惧只是一场梦。肖彤把头埋在安子奉的怀抱里，声音再次温柔地响起：“子奉要好好地做一个王子。国王日理万机，是为了王子能有足够大的庇护去追寻自己所爱。子奉爱妈妈，也爱爸爸，某天会有一个人出现在子奉的生命中，子奉将会爱着她。爱一个人，有许多方式。安骏给子奉的爱，是无声的。时间久了，却在子奉眼中变成了漠不关心。安骏老是把话放在心底，花了一整天为你熬一碗鸡汤偏说是我做的，带着口罩和我逛街给你买衣服偏说是我选的，亲自学做了蛋糕却不敢在子奉的生日上推出来。国王的爱，总是这么的胆怯。”  
　　安子奉静静地听着，记忆里幸福的一幕幕不断从脑海中闪现，不知何时划过脸颊的泪水浸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安骏已经为我找了最好的医生，他也整夜整夜陪在我身边。可是我能保持清醒的时间不断缩短，抵御三天的疼痛，耗尽了我一生的力气。对不起，我骗了他。我说子奉想去泡温泉了，若是子奉的愿望，他一定会去实现的。我用了一个白天的时间才化好妆，我穿着我最爱的裙子，微笑地目送你们出门。我也好想和你们一起去泡泡温泉，上一次一起泡温泉是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呢？头又疼起来，世界裂得七零八碎。我想写一点什么，这样你们回来的时候就知道我在睡觉。我找不到笔，笔明明放在纸上，可是不见了。笔呢？笔呢？哦，我把笔和香水一起放在化妆盒里了。突然世界黑了，我什么都还没有写，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告诉安骏和子奉呢？好多好多······”  
　　肖彤哭得像个孩子，安子奉发现自己也泣不成声。  
　　  
　　那天下午，难得地看见肖彤为安骏理领带。  
　　不过三天而已，安子奉觉得就像过了一个世纪般。肖彤每天都在尖叫着，每每如此总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安子奉不敢睡觉，他怕肖彤，又为她心痛。肖彤不去医院，安骏只好把医生叫到家里来。肖彤清醒的时候安骏帮她洗澡，肖彤失控的时候安骏紧紧地抱着她。安骏把厨房锁了起来，里面的刀具变成了可怕的东西。当肖彤服过安眠药入睡的时候安骏会用手指沿着肖彤的脸庞勾勒那精致的五官。可是安眠药的作用并不大，疼痛会把肖彤从梦中拽起来，掐住她的脑袋不让她睡觉。安骏一杯又一杯地喝着咖啡，他不让自己睡着，他抱着因疼痛而扭曲的身体，心里在悲哀地嘶鸣。他不让自己在肖彤面前哭，也不允许自己在安子奉面前哭，若自己先败下阵来，就看不见希望了。  
　　什么时候，子奉已经和自己一样高了啊。肖彤给安子奉递过一顶帽子，回头理了理安骏的领带。“对不起，这两天辛苦你们了。我觉得今天好多了，今晚你们去泡泡温泉吧，我在家等你们。”早上的时候肖彤告诉安子奉，安骏这两天疲劳过度，让他晚上陪安骏一起去泡一下温泉。安子奉挑了挑眉：“那你怎么办？”肖彤玩弄着自己胸前的头发笑着说：“我今天好多了，打算在家好好化一下妆。”“你不一起去泡温泉吗？”“我就不去了。外面太吵，我怕我会发······我是说，我怕吵得我头疼，你知道的，我也应付不来这种情况。”  
　　  
　　肖彤轻轻擦拭着安子奉的眼泪，突然“咯咯”地笑起来。安子奉也擦了擦肖彤冰冷的眼角，撇撇嘴道：“你笑什么啊？”肖彤挽过安子奉的臂膀，把头轻轻靠在他的肩头：“等哪天子奉也爱上一个人，说不定会理解我为什么会想让伊蓝陪在安骏身边了。我不希望安骏孤零零地出入各种会场，应该有一个爱他的女人挽着他，扶着他，陪着他，而我只要知道，他爱过我、爱着子奉就行。”  
　　“子奉。”肖彤抬头，“让伊蓝代替妈妈守护安骏好吗？”  
　　安子奉长长的臂弯把肖彤圈起来，沉默了好久，感觉有温热的液体划过嘴角。安子奉勾起嘴角，把肖彤紧紧抱着：“嗯。”  
　　“谢谢你，子奉。”  
　　“是不是，天一亮你就要消失掉？”  
　　“嗯。”  
　　安子奉的泪水再一次决堤了，他想不明白像肖彤这样美好的人为什么会得脑瘤，是不是上天太妒忌她所以要提前把她带走？  
　　“那，子奉，我想在剩下的时间里给安骏写一封信，你能帮我交给他吗？”  
　　“好的。”  
　　  
　　五点，安子奉望着天边初现的启明星，感受着海风带来的还未散去的温度，手中紧紧拽着带有肖彤清秀字迹的信纸。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好好活着。  
　　  
　　红色的细线穿过长长的酒店走廊，绕过扶梯，从门下的细缝退回到聂川的手上，钻进手腕上的血管消失不见。缓缓睁开眼睛，一股悲伤与感激涌上心头。  
　　“聂川，谢谢你。”女人微微一鞠躬，从腰上取下一颗石头。石头在半明未明的屋里闪烁着朱红的光芒。  
　　“耗费了你的生命之息，你却只想要这一颗三川河中的赤石。此恩肖彤我无以为报了，愿你，身体健康。”  
　　“谢谢。”  
　　女人微微一笑，翩然向着黑暗处退去，一抹红化作无数樱瓣，把那孤独而幸福的笑容淹没在角落深处。  
　　泪还在滴落，聂川握着手中的石头喃喃道：“原来并不是穿红衣服的灵就有很深的怨啊。那个据说的东西，果然不可信······”  
　　  
　　九点，安子奉戴着一副墨镜踏入安骏的办公室。  
　　伊蓝温柔地招呼他：“子奉来了呀，你们父子先聊，我去给你们冲咖啡。”说着对着安骏微微一笑，出去轻轻掩上了门扉。  
　　“今天不是星期一吗？别说过一个生日就让你把学习忘记了。”安骏严肃地看着浑身散发着桀骜气息的儿子，心里暗想道：这孩子，怎么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拽。  
　　“这个，给你。等我走了你再看。”安子奉侧身，手从裤带里掏出一封信放在安骏的桌上。“我走了，爸爸。”  
　　看着高大的身影消失在门外，安骏还沉浸在安子奉刚才温和的话语中。自肖彤离去的这一年，这孩子似乎没有好好地和我说过一句话。这是他写给我的吗？  
　　垂下视线，信封上赫然是熟悉而又娟秀的字体——“老公亲启”。  
　　  
　　亲爱的老公：  
　　我是肖彤哦。  
　　看到这封信你一定很惊讶吧。不过真好，这次一定要把我还没有说完的话告诉你。  
　　那先问问，有没有想我呢？嘻。对不起，就这么突然地离开了。不能再在海边一起搭帐篷等日出，不能再挽着你的手出席各种场合了，你一定很寂寞吧。我就在想，要是我能找个天使守在你身边就好了。幸好伊蓝出现了。伊蓝像我爱你一样爱着你，你醉时她能扶着你，你发脾气她会逗你乐，她还老是想着要修补你和子奉之间的关系，却总是碰一头壁。我并不是在嫉妒她哦，有了她，我反而安心得多。你一定要好好对她，不要辜负她，要懂得珍惜手边的幸福。  
　　子奉也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事事不要与他太过计较，不要把事业之类的强加在他的身上。毕竟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虽然他流有你的血，但是滋润的却是不同的肉体和灵魂。父子之间，沟通很重要。既然我不在了，那些关心的话只能由你自己说出口了。（当然，伊蓝也可以帮你哦。）  
　　子奉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我就没来得及准备礼物，我也有好多好多话想和他说。我想看他牵着一个人的手到我面前告诉我这是他的爱人，我想听他新出的专辑，想看他正在拍的那支广告，我还想给他准备好多生日礼物，十六岁的、十七岁的、十八岁的······但是，我什么都没做。那么安骏，拜托你了，我的这些未做的事情，你帮我做吧。  
　　老公，无论是生活上还是感情上，一定要笑着加油。  
　　最后说一句，我爱你。  
　　肖彤  
　　  
　　“笨蛋，当然想你啊······”安骏一遍又一遍看着手中的信，恍惚中又回到那年樱花飞舞的初春，她抱着黑色的小猫一路奔跑着，在雨中跌跌撞撞进入了他这个陌生人的镜头。

## **第四章 从今以后的孤寂岁月**

回到学校的时候第四节课还在进行中。安子奉先去洗手间取下墨镜对着镜子照了照眼睛，还有一点微肿，只好把墨镜重新戴上。那去图书馆好了。  
　　学校的图书馆楼宇辉煌，藏书有十万册，位于西南角，远离东边的操场，周围又有绿色植被环绕，是个静心阅读的佳所。  
　　上课期间的图书馆人挺少的，安子奉便取下墨镜浏览着书籍。名字中带有“鬼”“魂”一类的字眼的书格外引安子奉的注意。抽出几本类似的书随意翻了翻，其中的内容多是讲一些怪谈或者是一些科学家推测魂魄如何脱离人的意识离体而栖。  
　　把书放回书架，滑动的指尖触碰到一本破旧古老的书籍——《灵说》，书面上有这样一段话：  
　　通灵之人以自我的活息延续着缥缈之灵黑夜里的生命。化不可见为可见，从而见不可见；了不可了之心愿，从而得不可得。一脚踏在三川之中，一脚深陷红尘世俗。一物换一物，不可推，不可托。  
　　取下翻开，页页是不同姿容绽放的红英，题名《三川荼蘼》，此外再无他话。没有作者简介，也无出版年份。安子奉重新戴上墨镜去一楼的前台刷了卡把书借走了。  
　　  
　　午后两点，空气已经聚集了足够多的热量，一股又一股扑在人的脸上、身上，大一号白色的衬衣会被吹得呼啦响。  
　　艳阳下的男孩子们在周一午后的体育课上进行着篮球场的追逐拼杀。安子奉运着篮球往阵地跑去，马上要到三分线了，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遂一个侧身，抱着篮球腾空而起，朝着球框方向用力一抛，球从网中贯空而下。王一楠跑过来一拳敲在安子奉的肩头，又笑着跑开了。安子奉左右撇撇头，脖子的骨头“啪啪”响了几声，随即向前跑起来。  
　　聂川羽毛球失败下场，坐在操场的休息台喝水。衬衣大一号，一旦被汗水浸湿就紧贴在身上，任风怎么吹也飞扬不起来。从裤兜里掏出两个海螺，看着那个蓝色的，聂川不自觉往篮球场的方向望了望，安子奉大灌篮潇洒进球了。  
　　  
　　头顶的电风扇“吱——吱——”转过几圈后停了下来，聂川搬过最后一排的桌子跳上去用鸡毛掸子清扫了天花板和风扇，把桌子搬回去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书。  
　　“《灵说》？”书页似乎都是用针线缝起来的，纸张的颜色像山坡上的黄土一样。  
　　“化不可见为可见，从而见不可见；了不可了之心愿，从而得不可得。一脚、”  
　　“聂川，你和我一起去倒垃圾。”  
　　聂川急忙回头“嗯”了一声，放了扫把向教室外走去。一路上，聂川忽然想起刚才那好像是安子奉的位置，经过昨晚的事，他难道对这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吗？  
　　  
　　下了晚自习，聂川突然被安子奉叫住：“小川，等下送我出校门。”小川？聂川不确定自己现在表情怎样，应该是被突如其来的亲密给吓住了。晚自习后的校园也挺热闹的，也是很多高中情侣相拥相吻的好时机，花坛边，樟树下，宿舍楼前······聂川每次路过他们身边都会觉得不自在，但仍是要装作毫不在意地样子走过去。  
　　安子奉戴着一顶鸭舌帽，插着耳机一句话也不说跟在他的后面。好几次聂川停下想让安子奉推着车上来，但安子奉会用车撞他让他走前面。快到校门了，聂川忍不住说话了：“我说，校门到了。就送你到这里吧，我走了。”说着就要转身离开。安子奉一把拽住他的手臂，猛地骑车出了校门。  
　　“你干嘛呀！”聂川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突然前面出来好几辆自行车，王一楠在最前面招手道：“安子奉真有你的。我们走吧！”安子奉刹住车，把帽檐往后一转昂昂下巴示意聂川坐到后座上。聂川鼻子一哼，转身欲走，安子奉拉住他的书包开口道：“只是一起去吃饭而已，当我是朋友就上来。”  
　　“朋友？”  
　　安子奉勾起嘴角，把自己的书包扔给路灯下安静如水的少年。少年腼腆地笑起来：“这是要去哪里？”然后侧身坐上了后座。用力蹬着车跟上前面的人，安子奉也开心地回答道：“吃火锅。”  
　　“干嘛这个时候去吃火锅？”  
　　“今天我们班篮球赢了校队，大家庆祝一下。”  
　　“是你们打篮球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  
　　安子奉唇角一挑，没有回答。  
　　  
　　坐上电梯到十二楼，服务员带领着客人来到高级包间。聂川站在窗边望着下面：“原来，后面是海呀。”安子奉摘下帽子笑着不语。  
　　加上聂川总共有八个人，大家都嚷着要上酒。王一楠问安子奉：“你这样把他带出来，晚上宿管查房怎么办？”“我明天去说一声就是了。”安子奉无所谓地耸耸肩，看着窗边安静的背影笑起来。  
　　总觉得，要带他来看看这里的海。透过现在的位置往窗外望去，可以清晰地看见底下的一排排渔房以及高高岸下翻涌的大海。  
　　火锅间的气氛完全被一群汉子搞嗨了，大家最后竟划起了酒拳。安子奉酒量很好，三杯烈酒下肚也不见有什么反应。聂川喝了一小杯啤酒，看安子奉和大家玩得挺高兴的，心底掠过一丝欣慰。  
　　肖彤，安子奉很好呢。  
　　  
　　就在安子奉被罚第五杯酒的时候包间的门打开了。  
　　九月的夜里寒冷侵袭。穿着条纹病服的孩子拉着女人工作裙的下摆，雪白的绷带包裹着头部。  
　　女人毕恭毕敬地弯下腰，虽然满脸倦容但仍微笑着说到：“有一位肖小姐在下面备好了车要送大家回家。欢迎大家今次光临。”  
　　  
　　让司机们把其他人送走之后，肖彤搀扶着满眼迷离的安子奉进了车子，摇下车窗，穿着白衬衣的少年安静地站在不远处。  
　　“真的不用送你吗？”  
　　“嗯。我还有事要处理，就在这附近，谢谢。”聂川微笑着挥挥手，望着车子消失在道路尽头。  
　　  
　　凌晨一点，顾好换下工作服走出了饭店。  
　　街道车水马龙，即使是深夜依然车辆疾驰，酒吧里的音□□过厚厚的门墙闯入耳朵，过往的行人唱着动人的情歌笑着擦身而过。高处的霓虹灯颜色不断变换着，就像小丑一样，嘲笑着她这个心里只有悲哀的躯壳。  
　　打车回到家，楼道里的灯光灭了，需要狠狠地跺脚才能亮起。门打开，迎面扑来浓烈的药水味道。床上的孩子身体里插着各种各样的管子，氧气罩下的呼吸声要很靠得很近才能听到，床头柜心电仪上的绿波时断时现，即使有波动也十分微弱。  
　　顾好打开灯上前爱抚着孩子的额头：“晓晓，妈妈回来啦。”  
　　  
　　孩子没有跟着女人上车。她回头看着聂川的眼睛，清脆的声音欢快地响起：“哥哥，你好。”聂川伸出右手，孩子跑过来拉住，两人一起向着女人离开的方向走去。  
　　“哥哥，为什么地下的大人不让我过桥？”孩子的头被白色的绷带包裹着，看不见头发。从声音可以辨出是个女孩。聂川微笑着看着她：“因为妈妈还需要晓晓啊。”冰冷的纯真透过掌心传进心底。  
　　通灵之人与地下之灵肌肤相碰之时，便是记忆读取之时。与未了之愿牵连的一幕幕如电影情节般在脑海中浮现，见而感，感以助。  
　　  
　　顾好觉得心口像被重重锤了一拳般，疼得快要无法呼吸了。打开床头灯，从饮水机接了一杯水喝下。墙上的时钟滴滴答答地走着，突然泛起荧光，显示夜里两点。拉开窗帘看着不夜的港口，心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我是不是病了？等晓晓和她爸爸从奶奶家回来，我一定要去检查一下。”顾好在窗边来回踱步走着。张真怎么还没有带晓晓回家呢？不是说好今晚到家吗？电话也不接，婆婆家的电话又断线了，男人总是不让人放心啊，早知道就放下工作和他们一起去看望婆婆了。  
　　睡意全无，打开电视机，对深夜节目丝毫提不起兴趣。关掉电视上床，迷迷糊糊度过了一晚。早上一到饭店，主管看着她，面露悲哀：“顾好，一定要坚持住。”“嗯。”顾好疑惑的点着头，环顾周围才发现大家都关心地看着她。“今天你去医院吧，不用来上班了。”难道大家都知道我生病了吗？不会呀。“主管，发生了什么事吗？”主管睁大眼睛不说话。身旁的女同事小心翼翼地问出：“顾好，你还不知道吗？”“知道什么？”“你先生开的车滑下山坡了，警察早上才把车······”  
　　再也不能呼吸了。第一次觉得就这样去了也好。  
　　醒过来的顾好发疯地在医院里寻找着丈夫和晓晓的病房，逮着医生护士就问：“晓晓的病房在哪里？”“张真！张真现在在哪里？！”外面进来两个强壮的警察赶忙拦住她。  
　　“对不起，顾女士，您的先生已经不在了，您的孩子正在抢救中。”  
　　“你们让开！不会的、不会的，他们肯定已经回家了。我要回家！”  
　　“顾女士，你的先生车子······”  
　　“让开！”顾好大吼着蹲下，抱着脑袋缩成一团。医院里路过的病人像是看剧般盯着地上嚎啕大哭的绝望女人，一拨走过又来另一拨。  
　　  
　　张真的葬礼很简单，不过是把一坛烧尽的骨灰放进坟墓里，听着来来往往熟悉的陌生的人的吊唁罢了。只是年过七旬的婆婆白发人送了黑发人，只是三十出头的少妇失去了枕边的伴侣，只是一干人等失去了曾经的同事、饭桌上又少了一个朋友，也只是这样。  
　　  
　　“您的女儿失血过多，脑部严重损伤，目前尚处于严重昏迷当中。危险期还未度过，若今晚还未醒过来，请您······”  
　　“晓晓一定会醒过来的。”顾好打断医生的话，微笑着掖了掖晓晓的床单：“她会醒过来的，她只是坐车坐累了而已。”医生无奈地摇摇头，和身后的两个护士一起出了病房，轻轻把门掩上。  
　　“晓晓、晓晓。”泪水无声地弥漫出来，顾好一手擦着眼泪，一手抚摸着孩子小小的脸蛋，终于再次泣不成声。  
　　  
　　把晓晓带回家的第十天，心跳声已经很微弱了。会害怕晓晓突然就永远地睡去了，所以不得不长时间保持清醒，呼唤晓晓的名字，给她讲灰姑娘和白雪公主的故事。饭店的主管让她这个月带薪在家照顾孩子，但是那怜悯的眼神是怎么回事？晓晓会好的，我不需要怜悯。“不不不，我可以来上班的，还是和以前一样就好。”顾好露出职业性的微笑，是的，一定要微笑，晓晓最喜欢妈妈笑了。  
　　第十二天，购置的心电仪会突然“嘟嘟”作响。顾好急切地叫着晓晓，叫了好久好久，心电仪才又恢复正常。“不要怕，晓晓。妈妈明天换一台好一点的机器。那，妈妈给你讲白雪公主和王子在树林里的相遇吧······”  
　　  
　　“哥哥，妈妈，妈妈好像在叫我。”晓晓开始站不稳，灵也变得透明起来。聂川抓紧晓晓冰冷的小手，强大的念力让掌心燃起蓝色的焰火，一瞬间包裹住晓晓的身体。“哥哥，好暖和呀。”晓晓抬头，露出甜甜的笑容。  
　　是的，晓晓需要和顾好见上一面。  
　　“晓晓，等一下你去家里见见妈妈，哥哥相信你一定有很多话告诉妈妈。哥哥在外面等你。”  
　　“嗯。”  
　　  
　　无论怎样呼喊摇晃心电仪都无法恢复正常了。“晓晓、晓晓！”顾好疯狂地叫着女孩的名字，“晓晓，不要睡，不要睡。今天我们不讲灰姑娘了，妈妈讲海的女儿给你听。晓晓、晓晓，你醒醒，你不能睡啊！”泪腺崩溃了，为什么晓晓的手这样冷，额头也这样冷？为什么仪器老是坏掉？为什么药水喂不进晓晓的嘴？为什么外面总是那么吵闹？为什么？为什么？！顾好抱着晓晓的身体声音颤抖：“晓晓，不要睡好不好？你睁一睁眼好不好？医生说了，只要你睁开眼睛，你就会好，到时候妈妈带你去动物园，这次真的可以骑在大象的背上。真的，妈妈不骗你。晓晓、晓晓······呜呜呜······”  
　　“妈妈。”清脆的声音响起，顾好震惊地抬头，握住床上孩子苍白瘦小的手臂：“晓晓，你醒啦。”可是晓晓还是紧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妈妈。”声音从背后传来。顾好睁大双眼缓缓回头，豆大的泪珠在见到晓晓的那刻滑落脸颊。“晓晓。”  
　　“妈妈。”晓晓歪歪头笑起来。顾好来回看着床上的晓晓和床前站着的晓晓，吸吸鼻子没有说话。  
　　“妈妈，我是晓晓哦。”床前的晓晓笑着搬过一张小凳子，站上去可以坐在床沿上。晓晓把躺着的晓晓早已僵硬的小手放进被子里，学着顾好的样子掖了掖被子，对着床上的晓晓弯起嘴角。顾好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切，心脏像是被揪住了，连呼吸也无法正常进行。  
　　“妈妈，晓晓已经不在了哦。”  
　　“妈妈。”晓晓抱住顾好。“妈妈瘦了哦，这里的肉都不见了。”说着戳了戳顾好的腰。顾好紧紧抱着晓晓的身体，早已红肿的双眼含着泪笑起来。“晓晓、我的晓晓。”  
　　“妈妈，晓晓累了，需要走过一座桥才能休息，晓晓想要休息。”  
　　“晓晓，不要这样，妈妈陪着你，不要休息好不好。”  
　　“妈妈不要哭，晓晓真的累了，妈妈也累了。”  
　　“妈妈不累，只要晓晓在，妈妈做什么都愿意。”顾好拼命地摇着头。  
　　“晓晓想爸爸了。爸爸说要教我编花环送给妈妈，可是去奶奶那里采的花不见了。一定是爸爸带走了。爸爸一个人在地下一定很孤单，地下的大人也一定让他等着我。妈妈，你照顾好奶奶，我去照顾爸爸，好吗？”  
　　“晓晓，妈妈、妈妈不想你走。”  
　　“妈妈，床上的晓晓已经再也醒不来了。晓晓也舍不得妈妈，可是总有一天妈妈也会去到地下。晓晓希望妈妈再找一个爸爸，然后再生一个晓晓，这样妈妈走的时候就不会孤单了。”  
　　“不要，妈妈只有你一个晓晓，晓晓只有一个爸爸。妈妈不准你离开。”  
　　“妈妈，我爱那个微笑的妈妈，爱那个哄我吃饭的妈妈，爱那个给我讲故事的妈妈。妈妈很温柔，是不会想要晓晓痛苦的，对不对？”  
　　怀抱落了空，顾好惊慌地抬头，晓晓站在不远处咧开嘴笑着，两颗刚掉的大牙还未长出来。  
　　“妈妈，答应晓晓好不好。放下晓晓，重新生活。晓晓真的醒不过来了，这是晓晓最后的心愿了。”  
　　“晓晓、晓晓······”眼泪模糊了眼前的身影，一双小手搭上了肩膀。  
　　“妈妈保重，我爱你哟，妈妈。”冰凉的吻在额头停留，顾好伸手想要再抱一抱这小小的身体，可抓住的只有无形的空气。  
　　顾好回头看着床上的晓晓，最后一次掖了掖晓晓的被角，擦干眼泪后朝着熟睡的面庞露出宠溺的微笑：“那么晓晓就安心地睡吧，晚安。”  
　　  
　　红色的细线离开小孩的手臂盘旋着回到了聂川手上，化作涟漪消失不见了。晓晓漂浮在空中递给聂川一颗红色的石头：“谢谢哥哥，哥哥再见。”“嗯。”聂川笑着挥挥手，晓晓的灵便如烟雾般散去了。  
　　晓晓，祝你来生幸福。  
　　  
　　疲惫让意志力也无法撑起沉重的眼皮，聂川踩着楼梯，却觉得像是踩在棉花上一样，突然脚下一空，沿着长长的楼道滚了下去。

## **第五章 遇见你，眼颦秋水**

一大早，安子奉和他的自行车就出现在车棚里。看着他风急火燎锁车的样子，守车的大爷摇着蒲扇笑问他：“急什么？又没有女生在后面追你。”安子奉直起腰板，对着大爷痞痞地一笑：“大爷早啊！”  
　　“他的宿舍楼······是这里吧？”探身望了望门口，一大早还没有人出来，一个胖胖的身体趴在右边的窗口里睡觉。安子奉敲了敲窗户的玻璃，趴着的人脑袋晃了晃，抬了起来。戴上眼镜，张嘴打了个哈欠，宿管阿姨拿出登记本：“什么事？”  
　　“一年A班的聂川同学是住在这里吗？”  
　　阿姨也没抬眼，翻了翻旁边的登记薄瞟一眼答道：“619，昨晚没回。”  
　　“阿姨，我叫安子奉，昨晚他住我家了。”安子奉突然觉得亮出自己的名字可以派上不小的用场。  
　　“哦。”阿姨并不为所动，从抽屉里拿出手机，也没有要理会安子奉的意思。  
　　“没回的话，会怎么样？”  
　　“于他而言，不怎么样。”阿姨总算又回瞟了一眼安子奉，“开学42天，加上昨晚有20次夜不归宿记录。若他有安家的朋友，那么请照顾好他。好了，去上课吧。”阿姨肉嘟嘟的脸严肃地紧绷着，向外挥手示意安子奉离开。安子奉轻声说了谢谢。  
　　  
　　“安子奉，昨晚聂川没有去你家吗？”早自习一下课，王一楠就逮着发呆的安子奉问道。  
　　“没有。肖水说他有事，所以没有上车。”  
　　“什么事？”  
　　“不知道。对了，你知道他的舍友是谁吗？”  
　　王一楠指了指安子奉前排一个光秃秃的脑袋，那是班上最为沉默寡言的“光头强”沈海同学。沈海因为小时候被开水烫伤进了医院，休学了两年，如今比同级生大了约莫两岁，下巴上也有细密的胡茬。个头不高，估计是骨骼比较宽大，肉不多却没有瘦的感觉。  
　　此刻的沈海正趴在桌上睡觉。王一楠压低声音问道：“问他也没用啊，他也不知道聂川在哪里。”安子奉抿着嘴淡淡“嗯”了一声。  
　　上课铃打响，安子奉戳了戳前排沈海的背，沈海满脸疑惑地回过头，安子奉递过一张纸条。沈海瞥了眼老师，正在写手书，便迅速接过。  
　　  
　　——聂川是不是老是晚上不回宿舍？一般几点回去？  
　　——嗯。他上课就回教室了。你问这个干嘛？  
　　——他今天没来上课。  
　　——我知道。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知道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安子奉抚了抚额头）他晚上出去做什么你知道吗？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  
　　——宿管阿姨让我照顾他。  
　　接收到沈海诧异的目光，安子奉托着下巴，眼角微挑，毫不退缩。  
　　——工作。  
　　——什么工作？  
　　——不知道。  
　　沈海没有转过头来，安子奉知道问不下去了，把纸条放进了书包里。  
　　  
　　那是个，你和我都不能参与的工作。笔尖在纸上重重划了一下，沈海仿佛又看见一团红色的线，在月光中包裹着聂川的身体。聂川说：“你只不过是对上了死神的眼睛然后回到了这个世界，而我，就是死神的眼睛。”  
　　  
　　安子奉内心莫名地自责起来。王一楠说：“去问问班主任吧，老师这种人肯定知道。”班主任也胖胖的，一副金丝眼镜架在不算挺的鼻梁上，厚厚的嘴巴笑起来格外亲切。“聂川同学明天就来上课了。你们不用担心。”  
　　“明天？老师你确定？”王一楠的眉头都要凑到一起了。班主任点点头：“真的。他爸爸打来电话说他身体不舒服，暂时在家里休息。”  
　　  
　　Kelly打来电话，说专辑最后一支MV的拍摄时间定下来了，地点是华城盘里镇，下周就去，休假通知已经发给校领导了，快的话两周就够了。挂掉电话，安子奉看着夕阳，突然忆起那个午后聂川凉凉的指尖。  
　　  
　　“起床啦、起床啦！咚——咚——”什么时候自己买了一个闹钟了，伸出手胡乱地抓了抓，有人先他一步摁下了开关。迷迷蒙蒙地睁开眼睛，刺耳的车鸣传入耳朵。聂云声把聂川的手放进被子里，换了一张湿毛巾搭在他的额头上。  
　　“醒啦。”  
　　“爸？”  
　　“不是我是谁？让你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聂云声嗔怪道，可是语句中满满的关切还是渗了出来。聂川不好意思地笑笑：“不好意思。好累~~~”未伸完的懒腰顿在了半空：“我怎么在这里？我明明······”聂云声取下聂川额头的毛巾，端着盆子起身：“是佟烟带你回来的。等一下她带你去学校。”走到门口，聂云声又想起了什么转身走了回来：“你不考虑来我这里住吗？”聂川笑着摇摇头：“爸，你这里这么吵，还不如在学校呢。”“随你。”门被轻轻地关上，聂川起身穿好衣服，很奇怪怎么佟烟还没有出来。  
　　出了卧室就差点被堆在地上的报纸绊倒。  
　　“呃······你没事吧。”聂云声放下手中的报纸跑过里扶住聂川。  
　　“妈，你看，爸还是这么邋遢。”聂川把报纸抱起来放在电视机旁的纸箱中。聂云声拍了拍他的头：“不要骗我。你妈不在，她先去菜市场了。”“菜市场？！”“嗯，先看看价钱，等一下买的时候免得我一个男人被占便宜。”聂川觉得如果自己有眼镜的话，一定会跌下来。  
　　“你就不怕她被其他人看见？”  
　　“要看见早看见啦。”聂云声推着已经比自己高出半截头的儿子坐在沙发上，从盒子里取出一双崭新的鞋，“这个给你。”聂云声又起身去了厨房，不一会儿就端出一碗粥和一杯牛奶：“你的早餐。估计佟烟快回来了，吃完就回去上课。”  
　　“我不急啊。反正华城到西城对于妈妈来说还不是一眨眼的工夫。”  
　　“不要和我贫嘴。也就一个多月不见，你怎么变得这么······巧舌弹簧了？”  
　　“小川醒啦！”冰冷的气息刺入心底，蔓延开的却是温暖的感觉。白色的裙摆拖在地上，雪白的手臂把聂川揽在怀里。聂川转头看着眼前只有二十多岁的姑娘，身着雪白的礼裙，美丽的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他。“妈，好久不见。”  
　　聂云声看着眼前的美丽女人，走过去揽过她的腰：“小烟，你回来啦。”  
　　  
　　左手累了，换上右手，拉着已经发热的铁环，听着地铁里的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出了站口，左转沿着街道走100米左右，再搭上29路公交坐到末站。不用担心会睡过站，因为好心的司机会把你叫醒，并在你下车的那刻笑着说声“再见”。  
　　黑色的棉服上沾上了晶莹的花瓣，然后又变成透明的水融进衣服里。一粒、两粒······佟烟抬头，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际飘落下来，把黑色的夜染上一抹白色。  
　　原来，华城的冬天到了啊。  
　　“请问，您是佟烟小姐吗？”富有磁性的声音突然闯入了原本孤寂的世界。佟烟回头，他穿着橙色的羽绒服，撑着白色的伞站在三米外的路灯下。“您好，我是聂云声。”他笑起来，本来成熟的脸庞浮现出两个可爱的酒窝。“还记得我吗？”  
　　两人的相遇就像眼前的雪花一样毫无征兆地拉开了帷幕。  
　　地震的时候，站在高楼里，会抓不住想抓的。电风扇大幅度地左右摆动似乎随时会掉下来，门砰地关上又砰地打开撞在墙上，就像死亡在叩响一样，一声又一声敲在心上。佟烟缩在教室角落里，楼太高了，死亡的迫近让她浑身发抖，有同学挣扎着爬出了教室往低楼层爬去，有同学尖叫着跳出了窗户，没有人像她一样软弱地缩着。这是八楼，是一个地震的时候绝望的高度。  
　　书架上的书纷纷抖落，滑倒她脚边又匆匆被拉扯开，桌子在地板上摩擦出刺耳的声音，风扇的轮轴在“吱呀”地响，一声比一声长。佟烟紧紧抱住自己的身体，拉着黑板的边沿不让自己到处晃动。或许，这就是生命的终结了吧。  
　　“佟烟同学，你还在吗？”少年的声音在这混乱中格外清晰。  
　　佟烟哭着应答道：“我······在教室里。”  
　　少年匍匐在地上，费劲地爬过来。楼往左侧一倒，少年被甩到了教室后面，楼又往右一甩，少年撞在了黑板前面的墙上。佟烟睁大双眼看着这个头破血流的少年，眼泪止不住地流。少年艰难地睁开眼，学着佟烟的样子抓着黑板边沿走到佟烟身边，转过身，蹲下。  
　　“来，我背你下去。”佟烟害怕地不住摇头。  
　　“上来，相信我。”少年牵起佟烟的手，“小心你脚上的伤。”  
　　那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带走了无数的生命。佟烟依旧穿着脏兮兮的校服，和一大群人一起围坐在空旷的广场上。大家双手合十，对着漆黑的夜空祈祷，把祝福送给那些去到天堂的灵魂。从此，自己就是孤单一人了。佟烟抬头，望不见星辰的夜是如此地漆黑。  
　　不远处传来小孩的嬉闹声，闻声望去，几个小朋友围在少年的旁边看少年模仿猴子的动作。佟烟一拐一拐地走过去，脚腕在之前上体育课的时候扭伤了，此刻还隐隐作痛。少年看着佟烟，不好意思地停下动作。  
　　“你好，我叫聂云声，聂宁的聂，云朵的云，声音的声。”少年伸出手，校服上面的血已经干了，黑色一片挺吓人的。佟烟伸出手握住，脸庞不觉浮现两朵红晕：“谢谢。”班主任说，聂云声背着一直哭的她从四楼跳了下来，幸亏大家在下面铺好了安全垫。当她的老师说她腿受伤了还在楼上时，聂云声问了她的名字便又冲了进去。  
　　灾区不久就新建起来，新的学校迎来了毕业季，佟烟还未来得及给聂云声说再见，他就消失在了她的生活中。  
　　  
　　这个夜晚迎来了华城第一场雪。  
　　沿街的小铺似乎知道此番美景会让路人驻足，所以深夜里还闪烁着门外招牌上的彩灯。  
　　“能一起喝一杯咖啡吗？”  
　　悠扬的钢琴曲像小鹿一样在佟烟的心上跳来跳去。聂云声从皮包里取出一本书轻轻推到佟烟前面，“这是佟烟的作品吧，很好看哦。能签一个名吗？”咖啡还很热，不断有白色水雾升腾起来。佟烟觉得自己醉了，醉在男子浅浅的酒窝里。  
　　这个夜晚也迎来了佟烟的爱情。  
　　多年以后，佟烟谈起那一晚的重逢时，聂云声告诉她：“其实，我在路灯下等了你三年。”佟烟看着他没有说话，他便继续道：“我呀，不想让你再独自一人回空荡荡的屋子，我想看你握笔的样子，想在你入睡时给予你温暖，那天晚上仰头看着雪花的你，让我想要站在你身旁，立刻成为你的依靠。”  
　　  
　　“先生，目前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保住您的孩子。您要做好思想准备。”  
　　聂云声的耳边一片嗡鸣：“不不不，不要，医生，我不要孩子，我要佟烟，你能不能救救我的妻子，我不要孩子了！求求你了医生！”  
　　“哎。”医生叹息着摇摇头，“贵夫人的五脏六腑已全部冻结，实在是回天乏术啊。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见，不论要不要孩子，贵夫人都······我们会保住您的孩子的。”医生戴上口罩再次进了手术室。聂云声觉得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像在扼杀他的灵魂一样。  
　　“先生，贵夫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你进来吧。”  
　　佟烟看着医生怀抱中的婴儿，露出幸福的笑容。聂云声轻轻握着她的左手，好希望时间就停在这一秒，不要带走小烟，她才刚刚做了母亲，才刚刚做成功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为什么就要带走她呢？佟烟张嘴，发出虚弱的声音：“云声，不要哭。我呀，会一直守护着你们的。小川可是需要一个坚强的爸爸哦。”“小川？”“嗯。聂川。‘傍花随柳过前川’······”就像你是那柳，我是那花，那日算命先生说过，我腹中的胎儿是一双地底的眼睛，必定“舒华光四海，卷叶荫三川”。  
　　  
　　聂云声的爸爸妈妈搬来了华城。聂云声工作的时候就由聂仕海和唐香蓉照顾着聂川，给他喂奶、换尿布。八个月大的时候，聂川嘴里冒出了第一句话：“妈妈。”聂云声抱着他，激动地说道：“我们的小川会叫妈妈了呀！”聂川的手在空气中乱抓一通，然后笑起来，仍旧咿咿呀呀地“妈妈、妈妈”地叫。  
　　一眨眼，聂川已经五岁了，到了该上学的年纪。聂云声的公司在金融风暴中倒闭了，市里的幼儿园又趁机提高了各种费用，而市里的小学不收年龄过小的学生。聂仕海提议到：“要不，我和香蓉把小川带回涉水，镇上的小学对年龄的限制没有那么严。云声，你自己在华城照顾好自己，等稳定下来才带小川吧，小川暂且就由我和香蓉照顾了。”目送长途汽车离去的那一刻，聂云声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奋斗，尽快让小川过上好生活。  
　　站在门口望着蜿蜒出去的青石板小路，直到太阳落山了才看见聂川小小的身影出现在尽头。唐香蓉从这头往那头走去，看聂川那红肿的眼睛就知道在学校又受欺负了。擦擦他那脏兮兮的小脸蛋，唐香蓉牵着他的手一步一步慢慢往家的方向走去。“爷爷今晚煮了香肠哦，小川想不想吃呢？”“爷爷煮了香肠吗？耶！好耶！奶奶，我们走快点。”“是是是，那就稍微快一点吧。”  
　　聂川常常自己去到山的深处，他说山里面住着神仙。聂仕海又裹了一支烟插在烟斗上：“神仙啊？那小川什么时候带爷爷奶奶去看看？”“爷爷，那里太远了。他说不久就会来我家看我的，到时候爷爷奶奶就能见到他了。”“哦？”唐香蓉正在院子里晾衣服。这爷孙俩的对话老是这么玄乎。  
　　不知何时，奶奶已经到了再也不能睁眼的时候。而唐香蓉一直到闭上眼睛都没有见到聂川口中的神仙。聂川已经十三岁，一年前开始在涉水上初中。跪在唐香蓉的棺前，叩了三个响头。然后是爸爸，然后是爷爷。然后，是穿着白色礼裙的妈妈。  
　　灵的泪是不能落到地上的，那是三川河里的水，不属于地上的世界。  
　　家里没什么亲戚，下葬那天，镇上的壮丁把棺材抬上山，聂云声托着灵牌走在最前面。周边的老奶奶们看着山门关上，都不禁哭起来，絮絮叨叨地说起泛黄的往事。不知哪个问起唐香蓉那个奇怪的孙子在哪里，另一个苍老的声音说他昨晚就待在香蓉的屋里，现在还没出来呢。大家就开始议论起她那奇怪的孙子了。  
　　别人家的生死，永远没有自家的来得撕心裂肺。  
　　这个暑假，聂川去山里的时间越来越长。聂仕海坐在桂花树下砸吧着旱烟等孙子回来吃饭，小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踢着足球从门前跑过，欢笑声在房前不停回荡。  
　　“小川，你还记得跟爷爷讲的那个神仙吗？他什么时候会来？”聂川笑着放下碗筷，双手叉腰挑起眼角看着爷爷：“爷爷，你真想见见？”“那当然了！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让我们的小川一个劲地往山里跑？”聂川站起来，围着桌子走了一圈后说道：“爷爷，其实······好，那我明晚就带他来。”  
　　第二天晚上的时候，聂仕海特意炖了一锅鸡汤，炒了几两小肉，心里暗暗高兴。小川总算可以带朋友来家里做客了。可是聂川还是孤身一人回来的。聂仕海打趣道：“怎么？他不来了吗？”聂川沉默不说话。“没关系，那我们爷孙俩来享受这顿大餐吧！”聂川看着聂仕海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若是别人的话，一定会觉得他很孤单吧。但是······  
　　聂川掏出一本薄薄的书给聂仕海：“他说，爷爷见他之前要先看完这本书。”聂仕海翻了翻，突然开口问道：“香蓉是不是在屋里？”聂川瞪大眼睛看着聂仕海，聂仕海吐出一口烟：“听说，涉水是一个和地下世界接轨的地方。”聂仕海瞟了聂川一眼继续说道：“战争时期，一支军队躲避敌人穿越涉水时在山里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便游说他加入抗战的队伍。年轻人答应了，军队的首领也让他来带路。走了五天五夜，军队所带的食物吃完了，可还是没有走出大山。首领大怒，以为年轻人在骗他们，举起枪杀死了年轻人。没有了引路人，军队抱着最后的希望沿着原来的方向继续前进，当天夜里走出了大山。首领意识到自己误会了年轻人，但是并没有把此事放心上，毕竟战争时期牺牲是常有的事。”聂仕海敲敲烟斗。  
　　“据说，年轻人并没有死，子弹被血腐蚀，伤口自动愈合。除了首领，其他人都活着回到了营地。”  
　　聂川看着聂仕海没有说话。  
　　“爷爷就是那些士兵中的一名。”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首领在九月的夜里被冻死了。”  
　　聂川突然想起镇上的人都说他是不祥之物，出生的时候就杀死了妈妈。  
　　聂仕海眯着眼揉了揉聂川的头发：“你小子，是有多久没剪头发了，看着怎么比女孩还漂亮！”聂川抓住聂仕海的手：“爷爷，奶奶在屋里，一直都在。她一直在你身边。妈妈······也一直在爸爸身边。”  
　　聂仕海笑着点点头：“无论你想带谁来家里，爷爷都欢迎。”因为爷爷不想看见你总是一个人注视着不同的世界。  
　　“爷爷，那个神仙其实今天来了。”聂川抬头灿烂地笑起来：“他说，谢谢爷爷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每个灵去到往生之桥时，都会有一株荼蘼化为水滴融进三川。守桥之人被笼罩在黑纱里，只伸出惨白的手臂，递给过路之灵一碗三川水。喝下，便可忘掉前尘。  
　　地上生灵，愿未尽、结太深者，则交由眼睛。  
　　  
　　做饭的时候佟烟站在身后感叹道：“云声，下次盐要再放少一点哦！”洗澡的时候佟烟会说：“云声，抽出时间在浴缸里泡一下澡也好啊。”收到公司里发的奖金时佟烟会说：“那就去给自己买一件衣服吧。”可回过头却什么也没有。喝醉了醒来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回到了家里，放了一个星期的脏衣服被堆在了厕所门口，过期的牛奶出现在窗台上······  
　　时间久了，一切都变成了习惯。炒菜的技艺难得地被到家做客的同事夸赞了，每个周六都会在浴缸里泡上一个小时，偶尔自己也会逛逛街，给聂川和聂仕海买些穿的，看见厕所门口的脏衣服会记得洗掉，发现窗台上的牛奶会立刻扔进垃圾桶······  
　　聂云声凭借着自身的本领，不到三年便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级经理。可是，聂川不想去华城。聂川远远望见聂云声的车子回来的时候，就跑进山里躲一天，直到晚上聂云声要回华城的时候才慢悠悠地走进屋里。“爸爸，路上小心。”时间长了，聂云声也懒得再让聂川和他一起走，关上车门的时候说道：“你小子在我回来的时候在家里好好呆着不行啊。你爸我回来就是想看看你。要是你出事了，我怎么和小烟交代？”  
　　过完年假，聂云声又得回华城了。难得聂川一直在家里好好呆着，聂云声也小小地秀了一下自己的厨艺。  
　　“小川，马上就要中考了，记得吃好、穿好，不要生病，好好读书······让你爷爷炖汤的时候少放点盐，那汤也太咸了······衣服要勤洗，照顾好爷爷······在学校多说说话，多交些朋友······再给我配一把家里的钥匙，上次那把又掉了，下次回来拿······还有什么······”本来已经打开车门了，聂云声却总是在要离开的时候才想起要嘱咐的事情。  
　　“好啦好啦，幸亏爷爷去下棋了，不然肯定嫌你啰嗦。”聂川把聂云声推进车里：“你说的我都知道，路上小心。”帮聂云声关上车门，聂川把手伸进口袋摸摸包里的东西。“你进屋吧。”聂云声欲摇上车窗。聂川赶忙把手伸进车里，摊开，掌心是一条红色的绳子。  
　　“回去把这个系在手腕上。”聂云声听聂川说话怎么那么冲啊，便无奈地笑起来。“笑什么？今晚回去就系上！”聂川有些恼怒的大声说道。“该不会是你去给我求的平安绳吧？”“你说是就是。今晚回去必须系上。晚上给你打电话。快点走吧，别磨蹭了！”聂云声怎么想怎么觉得自己是被儿子打发走了。  
　　停车、步行、电梯。似乎又回到了规定的程序中。习惯性地对着空空的房间说了声“我回来了”，换鞋，进屋。烧水，看新闻，洗澡。“叮叮叮、叮叮叮······”  
　　“爸，系上了吗？”  
　　“什么系上了吗？”聂云声正用干毛巾擦着头发。  
　　“现在就把红绳给我系上！”  
　　“差点忘了。好好好，我马上系。”聂云声跑到洗衣机旁边，捞出裤子，从裤包里掏出打湿的红绳。  
　　“喂，小川。绳子湿了，等它干了我就系。”  
　　“不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系上。”对方的语气冷到了极点。  
　　“好好好。”聂云声苦笑着把绳子系在左手腕上。算了，就当作小川在撒娇吧。  
　　“系上了吗？”  
　　“嗯。”  
　　“啪嗒”——电话挂断了。  
　　“云声，小川还真是任性啊。”看着那瞬间僵硬的身体，佟烟轻轻咳了两声，对着他微笑着点了点头：“欢迎回家，老公。”